

来 到 临

我做了一个很久很久的梦 久到 我已经分辨不出
哪个是幻境 哪个是现实

及羽 作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临 / 及羽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08-3123-2

I. ①来… II. ①及…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3598号

来 临

作 者 及 羽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2

字 数 184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123-2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数不胜数的行尸 / 153	极阴之地 / 103	萨婆世界 / 001
归 来 / 156	狼 尸 / 105	绝望之城 / 005
惊魂一刻 / 157	不欢而散 / 109	怪异的视频 / 006
重回医院 / 159	天狼星的传说 / 111	封 锁 / 008
她的名字叫静雅 / 163	浴尸水 / 113	计 划 / 011
抗 体 / 165	传 说 / 116	惊魂之旅 / 014
安全区 / 167	诡异的小屋 / 118	孤立的学校 / 019
阴 谋 / 170	藏尸楼 / 120	沦 陷 / 032
委任状 / 173	怪脸真身 / 123	逃 亡 / 038
最后的疼爱放手 / 175	新煞神 / 126	紫 萱 / 042
不可思议的举动 / 177	炼 尸 / 128	火 葬 / 048
全部毁灭 / 182	山林中的恶斗 / 131	火后余生 / 052
重新来过 / 186	密 道 / 134	埋 尸 / 056
	胜邪与旱魃 / 139	人为食亡 / 059
	尸王庙 / 142	劫后余生 / 070
	回 家 / 150	医 院 / 073
	昏迷期间 / 151	愤怒的眼泪 / 081
	短暂的时光 / 152	茅山脚下 / 089
		养尸人 / 095
		选 尸 / 099

萨婆世界

这是哪里，我揉了揉眼睛。

黑色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天空，身旁闪烁着惊鸣的闪电。

我低头望去。

火海!!!

下面竟是一片滚烫的火海，里面人头攒动，渺小的人们在不停地挣扎，这些人被灼热的火海烧得遍体鳞伤，却都在向同一个方向游动——远处有一个大岛屿。

他们要去哪里，我又在哪里？

我的身体很轻，飘在空中向岛屿的上方飞去，这个岛屿四周全是铜墙铁壁，万丈高的城墙没有门也没有任何缺口或缝隙，上下还有熊熊不熄的烈火把整个城墙烧个通红。城中有几座连绵不断插满了尖刀的刀山，刀山上有很多鲜血淋漓，皮肉绽开却还在爬行的人。山下是几个被火烧红的大铜柱，几个受刑的人正被行刑的鬼卒扒光衣服捆住手脚，像烙饼一样被贴在火红的柱子上，人的肌肤发出滋滋的声响，伴随着罪犯鬼哭狼嚎的惨叫。我突然感觉到空气中充斥着焦皮味，突然一阵泛呕，头晕目眩。我闭上眼睛定了定神，只见铜柱的旁边竖着无数钢铁做的大树，很多男人争先恐后地爬到铁树上，树下有一赤身裸体，娇柔妩媚的女子挑逗着众人，男人们毫不犹豫地往下跳，女子突然变成骷髅，而周围的枝桠也变成刀刺，将男子刺得千疮百孔，死相恐怖。阴风一吹，刀刺

全无，男子再一次的死而复生，再爬向铁树，如此生生死死，循环往复。刀山的后面有一口巨大的油锅，滚烫的油锅内有很多人被油炸着，啪啪直响。

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牛，马，狗，猫以及人，难能可贵的众生平等。

我紧闭双眼不敢再去看下去。

这时远处响起号角声，我慢慢地睁开双眼看见又有一队人从外面的火海里游到这恐怖的岛屿上，他们手脚被绳索捆绑着，后面的鬼卒在鞭促，赶打，这些人好像根本看不见被烈火烤炙的铜墙铁壁，从墙外直穿到墙内，一些人见到城墙内可怕的刑罚转身就跑，可是进来时虚幻的城墙，此刻变为真实的火墙烈壁，身子只要一碰到立马就能烧成灰烬，剩下的人不敢再向外跑，所有的人都插翅难飞。

我又揉了揉眼睛，怎么众人中会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啊！是爷爷！

几个鬼卒用皮鞭抽打着的人正是我的爷爷，我咬着牙攥紧双拳移到爷爷身旁，几个小鬼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我赶忙跪地磕头。

“爷爷我这就把您救出去。”我愤怒的踹倒一个正在磕头的鬼卒，夺下他腰间的令牌向万丈高的铜墙铁壁扔了出去，只见这令牌穿透厚厚的城墙直达乌黑的云霄，把墙壁以及厚重的云雾打穿了一个圆形的亮洞，百鬼见此亮洞纷纷外逃，鬼卒们阻挡不住。

我挽住爷爷的手腕道：“爷爷我带你离开……”还没等我说完，爷爷生气地甩开了我的手，大声呵斥！

“我生前杀过生，所以才来到这里，等我把前世犯下的罪孽还清自然会去投胎”。

我不解的抓着爷爷的衣袖：“可是爷爷我想您了，我不能眼见您在地狱里受这样的折磨。”

爷爷摇了摇头：“孩子，你不该来这里，幽冥教主告诉我还完这些债我下世可以投胎到一个富贵人家，钻研佛法，方可修成正果。”

幽冥教主？我皱着眉不解地看着爷爷。

这时天空中的乌云又加重了，原先打开的亮洞也被遮挡起来，百道闪电从

天而降把正要逃脱的鬼魂重新劈回了火海里，重重乌云慢慢组成了一个人形，越来越清晰，此人的像座顶天立地的高山，一脸正气，面如黑炭，鬼卒们纷纷跪地称呼阎罗法王。那阎罗法王用手一挥，被打穿的铜墙铁壁上出现一股黑色旋风，转眼间城墙就恢复了原状。爷爷挡在我的身前跪地磕头。

“阎罗王大人，我孙儿还小，不懂是非，您要是怪罪就往我身上加罪吧。”阎王怒视着我道：“你是何方神圣，胆敢来吾地府中破坏恢恢法网，释放万恶之灵。你可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定不能饶你。”话音刚落阎王双手一挥化出一道巨型龙卷风，这龙卷风直奔我而来，我根本无法反抗任由龙卷风把我高高卷起。在龙卷风里上下翻滚的我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突然！巨风消失，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似有千万斤重，从空中砸落下来。眼看就要掉入下方的刀山火海，我闭上双眼知道这回完了，真的完了。

“我的孙儿！”爷爷一声绝望的呐喊，我看到他跪在地上，满是碎石的地面把他的双膝割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膝下的碎石已被染成红色，爷爷一只手扶着地面撑着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另一只手伸向正在坠落的我，脸上是绝望的泪水。

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比世上的任何绝望都要痛苦。

在这一瞬间我悟到了很多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而自己的命数，自己的业障只有自己才能化解。自己来到地狱救不了受苦的爷爷，就和爷爷看见就要掉进火海的我无能为力一样，自己的业障没有其他人可以替换。

我最后看了一眼爷爷，闭上被泪水沁湿的眼睛扎进火海之中。

掉到火海里的我，并没有感觉灼热，周围受刑翻滚的生灵们也都慢慢消失了。黑红色的火海也变得清透起来，闪闪发光，就像一面镜子，把整个天空照得非常清晰，我看着水面上映出了蓝天白云。惊喜地抬头看向天空，可是那里竟然依旧乌云笼罩，天空放出了一道惊鸣闪电。我摇了摇头想让自己清醒起来。

“唵，钵啰末邻陀宁，娑婆诃！”

“唵，钵啰末邻陀宁，娑婆诃！”

.....

这是什么声音，好熟悉。是谁，是谁？我左右观望没有发现任何人。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你是谁，你是在和我说话么。”我对着空旷的天空大吼。

“你看下水中的景象，那些被你放出去的恶灵在未来危害人间。”熟悉的话音刚落，我的身体从水里飘了起来，我低头看着水中的景象！

吃人！

一个人在吃人！

一群人在吃人！

鲜血淋漓，血肉模糊。

哀嚎，叫喊，悲鸣，诅咒，呻吟，呐喊……

看到这令人发指的景象我闭上眼睛大喊：“你为什么让我看这些惨绝人寰的东西？”

“宝珠照彻天堂路，金锡振开地狱门。”

这个……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在九华山外一个老和尚救了一个男童，难道……

“没错，”熟悉的声音又开始说话了，“那个男童就是你的前世，我就是你前世的师父幽冥教主金地藏。”

我瞪大眼睛：“您是……地藏王菩萨？”

周围还是没有人只有那熟悉的声音：“你用前世的法力给这些小鬼打开了通往娑婆世界的大门。让无辜的百姓限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有忏悔之意就去冥河南岸，那里有个转动的罗盘，希望你可以拯救你的萨婆世界。”

这时我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盘，这个大圆盘在不停转动，圆形罗盘由六个扇形框拼凑而成，像个被切成六块的圆饼。每个框中都有两个字——修罗，天界，人界，恶鬼，地狱，畜生。

“这是什么”我皱着眉头问道，这时几个小鬼怪笑着从圆盘里钻出来抓着我的脚就向圆盘里拽。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当脚触圆盘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触电一样疯狂地一颤！

……

绝望之城

阵阵的敲门声，终于把我从噩梦中惊醒出来。我揉揉眼睛坐在床上，刚才那个梦魇久久挥之不去。屋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响。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床上起来，走到门口。

“谁啊？”

“快递！”

“快递！”我激动地开门，看着眼前的快递大叔。

“大宇的快递？”

“恩！是我！”

“您的包裹，签收一下。”

我在单子上随意划了两笔，说了声谢谢，便关门立马把包裹拆了，这是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可是我现在还不能打开它，我随手把小盒子放在裤兜里。起身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热水饮下，心情才从噩梦中稍微平复过来。

为什么我总是反复地做这样的梦，“呵，不想了可不能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了好心情，明天我可是有光荣使命的，得好好酝酿一下。”我又看了看这个精致的小盒子，傻笑一下，拿冷水拍了拍脸，走出了家门。

怪异的视频

人们都说陷入爱情中的人容易出现发呆，幻想自己的未来，更容易头脑发热的做一些傻事。事实还真是这样子的，我这一天尽拿着小盒子把玩，想着紫萱的样子，她那秀美的娥眉，玲珑的小嘴，一双大眼睛上挂在美得出奇的脸蛋上，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让人无法抗拒的美丽。

“宇总，宇总。”我缓过神来看到人事部的小张站在我的身旁。

“这是小刘给你的公司运营计划书。”

“哦，她自己怎么没来？”

小张神秘兮兮的靠过来：“她们家那边出事了，跟我请假说父母病了。”她故意压低嗓门。

“能有什么事，不就是回趟津市探个病么，干什么神秘兮兮的？”

“我得给您看样东西。”她边说着边打开浏览器，输入一个网址，屏幕上出现两个点击量数十万的视频，“我感觉您得看看，这是津市港发生的事，据说津市已经全城封锁了。”她点开视频后便推门出去了。

视频上是一位穿着海关制服的年轻小伙，他用颤抖的声音录制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现在6月30日晚上8点18分，距离我逃出那个地方已过去了3个多小时，我永远无法面对下午发生的事情，本以为大批武警处理掉了那艘恐怖的大船，事情就可以完全结束，但是他们却封锁了所有的港口，我试图离开，但是他们

拿枪指着我叫我退回去。更让我无法面对的是对于封锁者给予的荒谬借口，我把这个事情通过网络分享给大家，我现在只想回家。”

这个视屏一共有两个，小张给我打开的是第二个视频，于是我又点开了第一个视频。很显然这段视频是小伙刚上船的时候拍的，镜头里起先有五个人，五个人边走边笑，气氛很轻松，随后，小伙把镜头对准自己，我可以看见他兴奋的脸。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们接到举报说这艘货船已经停在码头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人出入，上级派我们六个人登船检查，我现在很兴奋，”这时小伙切换角度，视频显示几个工作人员已经走到了甲板上。

“哦，天哪！什么味道？！”

视频显示他们每个人都突然用手捂住口鼻，好像闻到了什么。

“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海关小伙捂着嘴，声音很闷，甲板上除了他们六人以外，并没有其他人。

“这恶臭好像是甲板下面的货仓里飘出来的，咱们下去看看，”年长一点的海关发话，小伙应了一声。几个执法人员一起走向货仓，货仓的门半掩着，并未上锁。视频显示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扭曲，概是味道恶臭无比。随后，在犹豫一下之后，众人在老海关的带领下——进了货仓，海关小伙拿着手机走在最后，视频显示货仓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集装箱。前面已经有人开始作呕。一名海关拿起一根撬棍撬开一个集装箱，一大堆高度腐烂的尸体涌了出来。视频里传来众人的尖叫和叫骂。通过剧烈的抖动，可以想象当时拿着手机的小海关内心的恐惧。颤抖着的屏幕显示着被绳索捆绑着的尸体，有人类，也有动物。几个人突然开始剧烈地呕吐。与此同时，画面移到了地面上，不一会儿后，视屏里出现了几双脚——没有穿鞋的腐烂在地上走动着的脚，再接着，画面剧烈地抖动着，随后画面消失，只剩下绝望的呼救和令人发指的惨叫。

视频的内容让我毛骨悚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后背阵阵惊凉。但不消一会儿，我以恶搞视频说服了自己。

一整天，大家都在讨论那个视频的事，都在谈论津市封城的事情，虽然说三人成虎，但是有些事谈论得多了，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我的脑海渐渐被那个视频中的内容填满了遐想。

封 锁

晚上看新闻才知道——津市真得封城了！

这是真的！

那个视频呢？也会是真的吗？

整晚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海中一直是视频中的场景。更让我不安的是，今天一天脑子里都在胡思乱想，竟然把小盒子落在了公司。

我心中隐隐约约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每回这种预感来临的时候我总想抓住它，想搞清楚它到底在给我传递些什么，可它总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

这一晚我没有做噩梦，因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我根本没有睡着！

今天的京城比往常更加的混乱，车辆拥堵，行人奔逃，公交瘫痪，车辆横七竖八地停在路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群，雾霾笼罩着一切，更显鬼魅。

半小时后，我好不容易才挤到办公楼前。谁知大门已经被锁上铁链，拉起警戒线，被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封锁了。

我焦急地抓住一个警察的胳膊：“同志，警察同志，这是怎么了？”

那警察示意我向后退：“没看这儿办案呢么，离远点儿。”

“我说同志，这是我的公司，我是来这上班的，您办案也不能限制别人上下班吧。”听完我说的话那个警察怪笑着看着我，仿佛在嘲笑我一般。

“还上下班？！这楼里发现了传染病携带者，现在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懂么？”

“什么传染病，有这么严重吗？我没听新闻播报有什么传染病啊！那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封锁呀？”

“解除封锁？”旁边一个高个子警察冷笑一声：“我看你一年半载都不用在这里上班了，不想被传染就离这里远点。”他说完便转身走了。

我抬头看了看办公大楼，又环顾了一下周围，除了警察就是高大威猛的特警，还有拿着85式微冲的武警。这些官兵把整个办公大楼围得水泄不通。大楼门口拉了一道警戒线，楼里的人出不来，楼外的人也进不去。谁只要迈过这道线一步，狙击手就会即刻开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严厉的警戒，事态貌似非常的严重。我叹了口气，心想赶紧离远点吧，但我的那小盒子还在里面呢，那盒子可和性命一样重要，今晚我得用到啊！

我不死心地继续追问，想要找到可以进去的机会：“你们不让人出入，楼里面人的吃喝谁来负责啊？”

“我来负责，”一个又黑又胖的警察走过来，看似特别眼熟：“我们会派警员进去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给他们送吃的。”我看了看那肥胖警察，他向我挤了个眼，我仔细地想了想，哦，对了，这个肥胖的警察是我爸的朋友严叔严所长，他皱着眉轻微地摇了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对着严所长点点头，又看了看这里全副武装的警察，便不再多问。

既然现在拿不回盒子，也上不了班，事态似乎又蛮严重。我决定先去爸妈家看看二老，老爸的房子这些年饱受开发商覬覦。

刚回到家老爸就瞪了我一眼：“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天天也不露面。”

我笑着坐在沙发上，接过老爸倒的茶：“我这不是回来了嘛，还是说说您是怎么想的吧，把房子改成这样了？”

原来几月不见，老爸把房子改的像个碉楼。

老爸没好气地说道：“你以为我愿意改呀，还不是那些开发商不甘心，总是在夜里派一些小混混来捣乱，你老子我一气之下就把房子彻底升级了。”

我四周观察了下，从平房三百平米的房顶往上又加盖了两层，现在就像十个十足的小楼。大门是钢板做的卷帘门，门板为波浪式一体成型，房楼的每层

窗户都安装了鱼鳞式的不锈钢防护栏，在三层“楼房”的顶层还建造了像长城一样的烽火台，老爸说这样可以方便观察和隐蔽，也起到易守难攻的功效。

“老头您这房子改得哪是为了避开那些小混混呀，分明是要跟他们开战嘛！”

老爸一听这话也乐了起来：“这就是一场战役，你看看这房子就知道为了保卫这个家我是多么的用心良苦”。见老爸的话说个没完，我便打断了他对开发商的抱怨。

“对了，津市被封锁的事您知道么？”

老爸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我知道他肯定是知道了，而且具体是什么事态，他心里肯定也很清楚。

良久他才叹出一口气来：“该来的事儿逃是逃不掉的。”

我百无聊赖地从冰箱里取出一块肉，下了地下室，这里是用来储存粮食的，现在却空空如也，只有一只鳄龟。

我打开灯，看见大鳄龟正张着大嘴对着我手里的肉发飙，我把一小块肉扔到它嘴里，它满意地吭哧吭哧地嚼起来，我蹲下身子安静地凝视着它。

“看看你多好，有我照顾你。”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的响了起来。

计 划

“大宇，救我，救救我们！”

“小张你……”还没等我说完，电话那边已是嘟嘟茫音了。我赶快又拨回了小张的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也打不通，我愣了半晌，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

办公楼里到底有什么？！

严叔再一次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进办公楼的请求。

“小子你不懂事啊，我是为你好，你要进去，就出不来了！”

里面有什么！到底是什么！

刚挂断电话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来了。

是黄大奎。

“宇哥，我和强子去你家那边打台球，出来一起吧？”

我说了声好，就把电话挂掉了，黄大奎和祁子强两个是我最好的兄弟，现在打电话来还不是要我订桌。

到了台球厅我订了一个桌子，看着散乱在台球桌上的撞球，我不知所措地站在桌前想着小张的求救电话，还有放在办公室里的盒子。这时，一瓶红茶晃荡着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抬头看到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祁子强，他个头不高，皮肤有些黑。祁子强这人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很干练，我们都称呼他强子，他把

手上的红茶递给我：“大字你干什么呢，看你半天了一直看着台球桌发呆。”

我正要说话，远处突然传来了大奎的吼叫声，吓得台球室里的人都在看着他，大奎这人身材魁梧，小寸头，眼睛不大，整天牛气哄哄，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人，“宇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让你破费了。”他的大嗓门就连台球室外面的人都能听见。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指着台球桌说道：“来吧，别废话了，就等你呢！”

我们三人谁输谁下台休息，一番较量后，我输得惨不忍睹，强子似乎看出我心事重重。

“大字，你今天甩位不好，准心也不好，这么半天一盘都没赢过，你是怎么了？”

大奎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咱宇哥有心事呀，把咱当外人不和咱说是不？”见他俩为逗我开心一红脸，一白脸地说着，我感觉轻松了些，长吐了一口气。

大奎搂住我的肩膀。

“什么事跟哥几个说说吧！”

看着他们两个诚挚的眼神，我就把办公楼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跟他们说了一遍，并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他俩由轻松逐渐愁眉紧锁。

“你说的事，我也听说了，但你有想过，周围全是武警，就咱们三个怎么进去，肯定不能和警察正面冲突吧！”

大奎也迎合着说：“是呀，宇哥，别的事，咱兄弟都没话说，这会儿可是跟武警对着干，这不是等着挨枪子儿，自己作嘛！”听完他们二人的话，我不再说话，只是拿着巧粉擦着球杆。

强子把球杆放在台球桌上说：“大字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我点了点头：“我是有了一个计划，只要你们愿意帮我，我觉得就可行。我那些员工都是我的朋友，别人不管我管，我就是要赌一把，否则不甘心。”我并没有把那小盒子的事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那个小盒子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看到他们二人犹犹豫豫的样子我放下手里的台球杆说道：“如果你们俩考虑好了，明儿个晚上八点来我家，如果放弃我也可以理解，本来这计划就是我一意孤行，你们不来也不会损伤咱兄弟三一丁点儿情谊，兄弟依旧是兄弟，但我

自己肯定会去救他们。”说完我拍了拍强子的肩膀，转身离开了。

今天，我没有去见紫萱，我知道没有那个小盒子和紫萱见面就失去了意义，我一个人窝在家里研究办公大楼的结构图。一个通宵，一个早晨的奋战让我摸索出一条通往办公楼并可以安全撤退的路线。接下来就看大奎和强子的了。整个下午我都从阳台向外面的街道上眺望，这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我也非常的清楚这种送死的差事，再好的兄弟也会望而止步的。

接近8点时，哄哄的摩托声由远及近——大奎骑着挎斗摩托车带着强子一起到了楼下，他俩坐在挎子上向我摆手。俩人都来了，我站在阳台上向他们喊道：“等着啊，我这就下去。”

“够兄弟，有你们俩，我这辈子都值了！”我打开门带他们走进地下室，三人直奔主题，“既然都来了，我就直接说计划了。这是我仔细研究的办公楼的管道结构图。我们用不着跟武警正面冲突，直接通过附近下水道的管道系统进入办公楼，进去出来的路线我已经画在图纸上了，你们认为怎么样？”大奎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把脚翘在桌子上说道：“听你的，宇哥，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强子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图纸点头也觉得计划可行。大奎呵呵一笑。

“可行就好，事完之后你请我俩按摩去！”

我拍着大奎的肩膀笑着说：“没问题，再给你找个妹妹按？”

“那可要找个漂亮的！”大奎此话一出，强子看着大奎那无赖的样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强子看了一眼大奎又看了看我：“今晚行动么？”

我拿出图纸详细地整理了一下救人后逃跑的路线：“恩，今晚就行动！”

惊魂之旅

找到下水道的入口打开通向办公楼下水道的井盖时，我们几乎同时被扑面而来的臭味熏死过去。我捂住鼻子向后退了两步。

“什么味啊这是！”强子捂着嘴说。

“这么臭怎么下去啊，”大奎也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把早已准备好的口罩拿了出来。其实这口罩并不是用来遮挡臭味，而是为了预防里面的传染病。

我让他们都戴上口罩，一起下到了地下管道里。我打开手电，走在前面，下水道很黑，我们只能借助手电的微光摸索路线。

半小时后，终于走到了办公楼下面。我推开井盖从里面爬出来，这里是地下停车场，里面稀稀拉拉停着几辆车，我轻轻地把井盖推到一旁示意他们上来。地下室空旷无比，所以回声很大，我们的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办公楼里的电梯已经停运，我们只能爬楼上去。

强子一边摘下嘴上的口罩一边问道：“你的员工朋友在几楼呢？”

“八楼！”

大奎无奈地说：“就当是健身了。”

墙上的灯把楼梯照得很亮，由于安全通道的通风系统不是太好，爬到七层的时候我们三人都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